

文亭山下，湖山共语四千年

——从龙山文化到红色丰碑的成武印记



文亭山遗址



文亭山遗址出土的三系青铜盬



文亭山遗址出土的车马器



文亭山遗址出土的贝币

冬日清晨，寒露未晞，成武县居民张振山如往常一样，沿着文亭湖公园的环湖步道慢跑。他的目光总会掠过那座陪伴了他数十年的土丘——文亭山。对许多成武人而言，这座山与这片湖，是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风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方看似寻常的土丘，实则是一部跨越四千余年的历史“活页”，一处持续呼吸的文化地标。

文亭山遗址位于成武县城西北，由南、北两座土堆组成，总面积6800平方米，承载着自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历经商、周、汉，直至近现代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忆。这里曾是远古先民的聚落，两周时期部族贵族的安眠之地，汉代家族的墓地，唐代“泰山行宫”的基址，近代又成为安葬革命先烈的烈士陵园。

1月3日，记者实地探访，试图揭开文亭山“山非山”的文化密码，探寻这处古老遗产如何与现代城镇的生活水乳交融。

文亭山的“身世”被系统认知，经历了一段从破坏到抢救，从模糊到清晰的曲折过程。

时针拨回1950年。当时，山周设窑，取陶堆封土烧制砖瓦。陶罐、陶马、陶俑在推土间零星出土，未

引起足够重视。直到一批西周至东周时期的青铜器随墓葬重见天日，才骤然敲响文物保护的警钟。取土被紧急叫停，文物的清理与保护工作艰难起步。

自195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陆续前来考察。1973年，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正式确认该遗址。1976年的试掘，初步揭示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2025年4月，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对文亭湖水域进行调查，在西侧水域发现疑似大量文化遗存，为后续考古勘探奠定了基础。“成武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刘常乐介绍。此后多次的普查与勘探，如精细的手术刀般，层层剖开这处土堆及其周边“部国故城”的秘密。

2022年1月，基于出土的300余件制作精良、铭文清晰的两周时期高等级青铜器，遗址被确认为“部国贵族墓地”，并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是鲁西南地区目前经考古确认的唯一一处先秦诸侯国贵族墓地，为研究已湮灭古国“部”的社会结构、礼制与兴衰历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然而，其价值远不止于此。考古资料显示，埋

堆下部更早的文化层中，保存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代的遗存，包括窖穴、灰坑、房基等遗迹，以及石器与各类陶器。这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先民就已在山脚下筑屋而居，形成连续发展的早期聚落。“文亭山遗址完整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聚落，到两周时期部国墓地，再到汉代以后延续使用的动态变迁，是解读鲁西南部族文化演变与入地关系史的绝佳样本。”刘常乐说。

除了坚实的考古实证，文亭山还萦绕着丰厚的人文传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精神底蕴。

据地方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孔子弟子曾参（曾子）曾与同门再耕、冉雍、冉求多次相聚于山上的“会文亭”，切磋学问。相传他们在此整理、讨论孔子言行，为《论语》的成书作出了贡献，文亭山因此也被后世尊为《论语》的孕育地之一。山后的斗鸡台，则得名于周僖王三年齐桓公伐宋归来，在此驻跸，与单父会盟，以“斗鸡”形式演兵庆贺的典故。

这些传说虽难完全与考古发现一一对应，却已深刻融入地方文化记忆，成为连接圣贤思想与乡土情怀的精神纽带，使文亭山超越了一般考古遗址，

成为承载早期华夏文化传播记忆的象征空间。如何保护与利用这样一处内涵复杂、身份叠加的遗产？成武县探索着一条兼顾保护与传承的新路。

历史上，因取土烧窑与自然侵蚀，土堆封土被分割，形成今日所见的南（文亭山）、北（斗鸡台）两部分。近现代以来，自1948年起，这里开始安葬革命烈士，1964年正式定为“成武县烈士陵园”。如今，南堆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馆，北堆设有祭奠区。红色记忆与古老遗址在此叠合，赋予了文亭山更为厚重的家国情怀。

成武县并未将遗址封闭隔离，而是创造性规划建设了环绕遗址的文亭湖公园。碧波如一条玉带，温柔环抱两座土堆。滨湖大道、亲水步道、绿化景观与休闲设施环布四周。“文亭湖的建设既改善了生态与小气候，客观上也为遗址营造了良好的保存环境，将深奥的考古遗址和肃穆的纪念馆，转化为市民可感、可近、可游的公共文化空间。”刘常乐表示。

元旦假期，文亭湖公园愈发显得热闹。跑步、健走、跳舞、垂钓、唱戏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或许不深究每一层文化堆积的具体年代，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片被数千年文明滋养的土地上，浸润于山水共同营造的祥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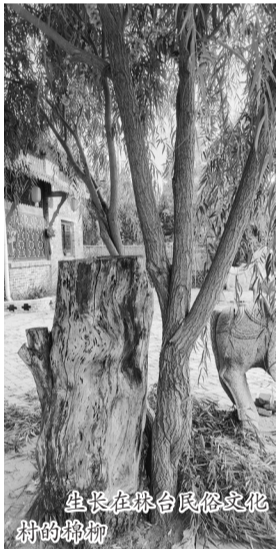
“那上面不只有好看风景，还埋藏着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还有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英雄。”游客杨雨彤带着孩子沿湖漫步，指着文亭山细细讲述。山水融古今，文亭山遗址正以其独有的方式，默默见证过去，滋养当下，启迪未来。

文图 记者 马源劭



文化遗产在菏泽

柳娘佑乡记



生长在滕台民俗文化村的老柳

相传，黄河以北的单县有一处历史悠久的集镇，名叫林台。镇外曾有一片茂密柳林，每逢暮春，飞絮漫天，覆地如雪，望去无际，人称“柳雪滩”。

林中有一株棉柳，粗可三人合抱，枝条垂如丝绦，叶片泛着柔光。晨间薄雾萦绕，傍晚归鸟栖鸣。乡人相传，此树乃柳姑娘所化。

昔日某年，黄河断流，井枯地裂，禾苗萎焦。百姓掘地寻水不得，纷纷逃离故乡谋生。柳姑娘姿容俊秀，心系乡里，跪地祈愿：“若上天降雨救此生灵，我愿化身棉柳，独守林野，甘受凄清，绝不反悔！”当夜，电闪雷鸣掠过柳林，柳姑娘抬手引动灵力，容颜渐褪，青丝成白，罗裙失色，将漫天云絮凝作甘霖。一时沛雨普降，大地得润，万物复苏，流民渐归。

乡人穿梭柳林寻其踪迹，方知柳姑娘已舍身成树，从此日夜守于柳荫下，焚香祷告。上苍感其善行，为此棉柳重塑身形，赐以神力，令其春发青翠、夏繁絮絮、秋曳丝绦、冬蕴生机，永佑林台岁岁丰饶。

百余年后，黄河决堤，浊浪吞没林台，柳林尽毁，棉柳亦枯。镇中有一孤身老木匠，感念柳姑娘恩德，将其枯于树干锯为数段，藏于家中柴房，以作纪念。

数年后，林台重建。老木匠把柳姑娘的枯木移至今集镇中心，埋入土中。不料次年春天，枯木旁竟钻出一株嫩芽。不过三五载，一株棉柳已亭亭而立，绿意盎然，格外引人注目。

清风拂过，柳丝轻摆，静听仿佛有女子低声吟唱，不绝如缕。乡人皆说：这是柳姑娘回来了。她带着善心与德行，永远守护着故土，让这个绝处逢生的故事代代流传。

动人的传说，往往有现实的回响。如今林台民俗文化村中，仍存一段枯老棉柳树干，原被弃于墙边，预备作根雕之用。谁知这段枯木竟悄然萌出新芽，两年后分出四枝，枝上又生新芽。枯木与稚子相依，根深叶茂，自成一派风景。人们想起柳姑娘的传说，不禁感叹：“行善积德，懿范长存，生生不息，千古不绝。”

刘波



鲁西南风情

织布机配件摊

民谣曰：杂货摊，集上摆，有锭有梭有签板；他大伯，买条柱；他大伯，买把梭；他大姐，买把锭子花布裹；他大姨，挑来捡去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过了这集有下集。

昔日乡村集市上，常见售卖织布机配件的摊子。无招牌，不吆喝，一方辨不出本色的粗麻布铺地，或木板一架便是摊位。梭子、锭子、机杼、篦子、刷子等配件整齐陈列，大小不一，木质表面吸饱了光阴，泛着温润的旧色。

这些配件多由枣木、棠梨木等硬木手工削制而成，表面留着天然木纹与经年使用的磨痕油渍。梭子穿线，锭子调张力，机杼为主轴，篦子刷杂质——各司其职，严丝合缝。一台老织布机犹如精密的木质王国，依赖上百

件这样的配件协同运作，方能将纤细织成坚韧的布匹。

摊主常蹲坐摊后矮凳上，捧一搪瓷茶缸，目光半眯。唯有当妇女或老者驻足摊前，眼皮才略抬一抬。接着便是细细拣选、轻声议价，摊主总是含笑应对。妇女们在此不仅换配件，也交流织艺、互话家常。

老织布机配件摊，堪称乡村手织文化的“活化石”。它留存了传统木作工艺，更承载着妇女劳作、家庭生计与乡土生活的记忆。如今，虽机械化纺织已成主流，但这些配件仍被手工爱好者、非遗传承者等寻觅，用于工艺复原或艺术创作，维系着一脉细小的文化链。部分地方亦通过“非遗展示+手作体验”等形式，尝试为这份传统注入新的生机。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堤影五百年 一园读曹州

明嘉靖元年（1522年），曹州知州沈韩于离城五里处主持修筑了一道护城堤，宛如为古城套上了一个“救生圈”。此后近五百年间，黄河屡决口，堤身屡毁屡建，其名称也由“护城堤”渐变为“环城大堤”。2018年，菏泽市政府借棚户区改造之机，启动“环堤公园”工程，将全长14.6千米的老堤纳入整体规划，形成了“一环四段、十景五湖”的城市绿轴。

“筑堤纪念馆”是环堤公园“十景”之一，位于公园东南段，是一处西起解放大街、东至牡丹路，宽约150米、长达1400米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它并非围墙内的博物馆，而是融入日常的公共空间。北侧堤顶保留着9米宽的人行道，堤下是宽约15米的护堤河，河岸两侧分布着宽窄不一的浅滩。园区以堤防历史为主线，通过叙事性的空间设计，让人直观感受这座大堤五百年的厚重。

周末的下午，我步入纪念馆，沿北侧堤顶东行。红色透水沥青铺就的步道舒适宜人。北望依稀可见古城楼影，南瞰则公园风光尽收眼底；堤顶被誉为“城市阳台”，可谓名副其实。堤角一处“柳荫书吧”内，陈列着《曹州府志》《黄河志》等地方史籍。在此驻足，颇有“俯察一层土，仰读五百年”的意味。

行至纪念馆东端，向南过青年路桥，便折入堤河南岸的环堤绿道。脚下蓝色沥青小路蜿蜒，两侧冬青齐整。垂

柳拂水，碧波粼粼。不多时，抵达一处名为“时间轴”的步道。地面依次嵌有从1522年至2018年的红色数字，其下对应的青石板上镌刻着各年份的堤防大事记。这条轴线，无声地诉说着菏泽大堤五百年的故事。

第一时段：明代的肇基与巩固。1522年，嘉靖元年，知州沈韩为御水患始筑大堤，奠定了古城“外圆内方”的格局基础。1546年，黄河于黄陵岗决口，东南堤段被毁，时任知州率众昼夜抢修护城。1554年，知州周鼎重修护城堤。1569年，分巡道许鼎臣加固堤防。1593年，连年大雨，知州许恩于堤上植树上万株以固堤防，开启了“植柳护堤”的传统。

第二时段：清代的动荡与国民间维护。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洪水破西堤而入，穿北堤而出，城内损失惨重，曹州自此长期受水患困扰。直至清末民初，居民仍多次自发在堤上植树，以资加固。

第三时段：现当代的起伏与新生。1949年后，政府组织群众植树造林，并设专人看管。

“文革”期间，管理废弛，林木遭乱砍滥伐。1978年后，政府重新号召，由集体组织植树。1980年后，堤防划归城区四关大队管理，渐趋疏失，堤貌荒芜。2000年后，保护工作滞后，堤土被盗挖，部分堤段残缺不全。2018年，荷

泽市政府正式启动环堤公园建设，工程于次年竣工。

沿“时间轴”步道下行，来到一处浅滩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两组青铜雕塑，生动复原了“挑土修堤”与“决口合龙”的历史场景。前者刻画州民运土的艰辛，背、挑、抬，姿态各异；后者再现抗洪危急时刻，众人齐心协力，身影与浪头搏击。据悉，未来还将增设“夯窝号子”“植柳护堤”“植树万株”“今日守护”四组雕塑，串联起从古至今的守护链条。

向西行至解放路桥边，一座仿古建筑映入眼帘，是为“堤史馆”。朱门青墙，灰殿灰瓦，颇具古曹州建筑风貌。馆内为现代结构，计划布设“堤防五百年”主题展。西厅“河患厅”拟以3D打印黄河改道模型，配合灯光演示洪水袭城的情景；中厅“筑堤厅”将陈列明清时期的木夯、石碾、推车等工具；东厅“城堤厅”则通过6K航拍影像，让古城“外圆内方”的格局在夜色中如一方玉玺般亮起。

2021年，菏泽市史志办曾与高校合作，在园内开展“市民考古·夯土辨认”活动。志愿者用洛阳铲提取不同地点的土样进行比对，清晰分辨出明代（灰褐黏土掺碎砖瓦）、清代（黄土加石灰）及近代（红黏土加矿渣）的夯土层。这些土样若能以玻璃试管陈列于馆中，并结合AR技术，让游客手机扫码即可“透视”堤身断面，将使历史触手可及。

今日所见，纪念馆通过跑道、书吧、



▲堤史馆大门
▲知州沈韩雕像
▼筑堤场景雕塑



雕塑、展馆，将“防洪”这一宏大而沉重的命题，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学的日常体验。它提醒着人们，安全从来不止是一道土堤的物理存在，更是人与土地之间长达五百年的持续对话；城市的发展，也非单纯的高楼竞赛，而是一场将“生存设施”转化为“生活诗意”的漫长接力。

夜色渐浓，我由解放路桥折返。桥

头，沈韩塑像静静矗立。他身着明代官服，目光炯然，长髯飘逸。此刻，堤上路灯再度点亮——灯芯或许已换，但守护的灯火长明。它仿佛在昭示：翌日黎明，古老的堤防与崭新的公园，仍将一同苏醒，在时光中继续彼此守护。 邓文献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亚打」

在鲁西南老辈人的言谈中，对时间的描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例如，他们常把“昨天”称作“亚打”。

“亚打”是什么意思？昨天下午你干什么去了。在整个鲁西南地区，也有地方将“昨天”说成“夜打”“夜个”。为什么不直接说“昨天”呢？这是因为古代汉语中并无“昨天”一词，文雅的说法是“昨日”。而在民间，由于多数人识字，很少使用这类文雅的词，于是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言土语。其实，“亚打”原本应当写作“夜来”，经过千年口语流变与音变，逐渐演化为“亚打”。

“夜来”一词在唐宋诗词中颇为常见。最著名的当属唐代孟浩然《春晓》中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根据“夜来”的本文推测，此处未必指夜间下雨，而可能指“昨天”“下雨”。但从诗意感受出发，人们仍更倾向理解为“夜里下雨”。到了北宋，“夜来”一词被广泛使用，如苏轼的“夜来幽梦忽还乡”；北宋文学家张耒还曾以《夜来》为题作诗：“夜来风雨掠余春，早起萧条一病身。三月长安泥浩浩，懒随车马作游人。”诗人借指“夜来”传递意境，可见该词在古代汉语中的普遍性。

鲁西南地处中原腹地，北宋时期受官话影响，语言中保留了不少古汉语遗存，古典名著《水浒传》中亦有相关记载。在《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中，戴宗奉命前往鄆州请公孙胜，李逵执意同行。途中李逵违反约定偷吃酒肉，被戴宗察觉。次日，戴宗将四个甲马拴在李逵腿上，使其双脚如飞，无法停下，直至李逵哀求甚至欲砍腿自救，戴宗才收法，并斥道：“谁教你夜来私买酒肉吃！”此处的“夜来”结合上下文，正是“昨天”之意。可见至明代施耐庵创作时，该词已具备“昨日”的用法。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夜来”词条收录两个义项：一为昨天，二为夜间。这也印证了该词的沿用与普及。

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年轻一代已较少使用“亚打”，但在农村地区，老一辈人仍坚守着这一语言传统。鲁西南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关于“亚打”的笑话：一位妇女外出多日，春节回家见到一位爷爷辈的长辈，长辈关切地问：“啥时候回来的？”妇女用普通话答道：“昨晚回来的。”长辈听罢不悦：“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坐盆回来的嘞！不就是亚打吗？”这股带着泥土气息的多音，不仅是人们对时间的表述，更承载着乡愁与亲情，让方言的温暖在代际传递中延续。

从“夜来”到“亚打”，一词穿越千年，见证着时空流转与文化交融。它不仅是简单的地方土语，更是鲁西南人生活方式、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的生动体现。在方言日渐式微的今天，这些存于乡间的词汇，恰似一份鲜活的文化记忆，让这片土地的生活气息与生命力，在语言的传承中历久弥新。

张长国



民间故事